

◇偶尔感慨

## 日常就是幸福

靳敏

因这场疫情，出门成为奢侈的事，从大年初二始，困居在这百多平米钢筋水泥的房子里，五天或者更多天到小区门口的小超市买个青菜，百十米的距离，心情都会有波动，要到传达室做出行登记、测量体温等一系列举措，还要按规定出行的时间返回。问题是，心理得了强迫症，出一趟个把小时的门，感觉沾染了满身细菌，进家门第一件事是拿起鞋柜上的小喷壶猛喷酒精。

戴口罩勤洗手常消毒不必说了，口袋里随身携带的除了装满酒精的小喷壶，还备着手纸或者抽掉笔芯的签字笔，用来按电梯那个小小的钮；还有气溶胶啥的；刷手机居然还看到说，头发也要保护，要防水，水包括：雨、雪、泡沫。心理不强大不知道要崩溃几回。

困居的日子，除了看书、追剧、刷新闻、做家务、值班，余下最多的，是大家在微信里互相问安，亦相互感慨，有人说：我不再抱怨做家务累，因为能做家务还表明你身体好着哩，没毛病；有人说：我不再嫌弃老公把臭袜子乱扔，因为有他在旁边扔袜子，我才感到生活的真实，现世安好；有人说：我要对孩子多些耐心，因为看到被感染的孕妇身兼两命前途未卜心疼到不行；有人说：我媳妇作为医护一员去支援武汉了，我天天心揪揪的，她不在的日子，我想念的，却是过去最讨厌她的唠唠叨叨，有她的唠叨在耳边，那就是幸福；有人说：我再也不为琐事和公婆争吵了，一家人哪有对错，再说，不知道哪天也许就天人永隔；有人说：那天我在微信里求婚了，看不见她的这些日子，我才知道，她对我的不可或缺；有人说：在疫情下我还能叫嚣着减肥，这是多么有福气的事；有人说：过去提起敬业感觉很矫情，疫情过后我要好好工作……

公交停运，商场关门，餐馆停业，学校推迟上课，工厂没有了机器的鸣响，更可怕的是，你咳嗽发烧，过去也就是个小感冒，现在你害怕是新冠肺炎……经历过灾难，才懂得窗外的鸟鸣、夫妻的口角、按点上班下班、晚上喝酒撸串才是岁月静好，有良好的社会秩序，哪怕生病，有地方买药，有地方住院，也是那么珍贵安宁。

等一切回归，也许我们什么都不会改变，照样抱怨家务的繁琐、嫌弃老公的脏懒、没有耐心辅导孩子的功课、听见老婆的唠叨恨不得堵住耳朵、认为老了的父母公婆事多……但能拿掉口罩稍事妆容整洁利落没有担忧地出门，是多么轻松美好。过去平淡重复总想有些改变的事情，居然是我们现在特想拥有的生活。

这场疫情告诉我们，人生在世，少追求财富、名声，多做善事、实事，多追求快乐和健康。等能出门，我要每天对蓝天、对大地、对树木、对电线杆子、对见到的每个人、对整个世界说：安好！

◇凡人素描

## 曹书记

余世磊

曹书记大名曹传家，曾任市委组织部机关总支书记，下派到村里当扶贫队长。那年，村里股书记突发重病，是曹书记在医院四处联络，救了股书记的命。村里一时找不到替代股书记的人选，曹书记便负责起了村里的全部工作。

我到村里临时性帮助扶贫工作。初接触曹书记，感觉他不多言话，颇为严肃。时间稍长，觉得他也不乏长者的宽厚，从不大声说话，对我们关爱有加，但还是感觉他的那种严肃是从无意识处、骨子里发出来的。我想，这可能与他军人经历和久在组织部门有关。只要曹书记在场，村部里就有了严肃感，尤其在工作上不可嘻嘻哈哈，随随便便。村中大小事务，大家都能严肃，认真去做，而曹书记更是带头去做。我觉得，生活中，未必要有这份严肃。而在工作中，这样的严肃却是多么难得。

说实话，共同语言不多，又有点碍于曹书记的严肃，除了一起工作、吃饭，我们各忙各的。每天晚饭后，我都要出去走走。和曹书记一起仅走过两三回路，也可能是我们谈话最多、最深入的时候。一次是我邀他，我们一起走得很远。路上谈到，他已经六十岁，马上就要退休了。

这让我有点惊诧，这个年龄，他是完全不用从市里来到这偏远山村的。曹书记说：“别人也都不理解。说真的，在机关蹲了一生，到快退休了，我还是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。”我相信曹书记不是唱高调，除此之外，他还有什么可图呢？这些年，义安村大兴“美丽乡村”建设，办起养殖、苗木、光伏等多种产业。一人村境，便见路灯大放光明，公路通向各户，宛若城镇，应该说，给老百姓带来了许多实在的福利。

经常，在晚饭后，曹书记和同下派的小吴书记一起，骑着电瓶车，或去处理事务，或去养殖场巡视。那天，曹书记邀我一起去看养殖场的斑蛙、中华鳖，然后，陪我走走，谈起他的一些想法：“下到村里，就是想做点事。特别是搞产业，希望以后老百姓自己能搞，这样村里就能留住人。也可能搞不成功，但需要尝试。”我赞同曹书记的想法。现在年年村人大量外出打工，终非长久之计。乡村振兴，重要的是要把人留在家，在家里能挣钱。只要大家都朝这个方向努力，会实现的。

村里共有两百余贫困户，曹书记常常登门。得知某打工人回家，赶忙去见。村里工作不好做，贫困

户黄老爹，独居深山。曹书记想，这不行啊，一旦出个意外，都没人知道。村里决定为黄老爹重盖房子，搬出来住，黄老爹却不愿，曹书记几次登门说服，方才答应。非贫困户蔡大妈，房子将倒，儿子又不干事，曹书记也是多方找蔡大妈亲戚，商量如何为蔡大妈盖房子。有一贫困户多年住黄石某医院。去年九月的一天，曹书记带了村干，专门开车到黄石，见到那个男人，那个男人哭了，说起话来，据医生说，他这两年都没说过话。曹书记也很高兴，他终于与村里的贫困户全都见上了面。

曹书记讲原则，是有名的。义安村多种板栗、柑橘。我们到人家，正遇上收获板栗，主人热情请尝。尝一两个栗子，我们觉得不是啥事，主人也高兴。但村里吴书记告诉我，曹书记到人家，从来不吃人家东西，他说过，党员干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这些年来，上面给村里项目多，但曹书记觉得，以前有些项目没有做好，或不合规范，因此，实施新项目，他把关很严，且不通融，难免与某些人有了矛盾，据说，他的车还被人家拦过。我也听过一些人谈及曹书记的不好，曾与一老板谈过心，老板对他有意见，但说还是敬佩他，他没有私心。

我在村里工作告一段落，回县住了一段时间，就在我再回村里那天，曹书记正式退休回市里去了，我们在路上错过了。我只能给曹书记打个电话，表示感谢与祝福。我说：“曹书记，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而且很难学到。”这话，我也绝对是出自内心的。

信“缘分到了，挡都挡不住”。

对于女儿的任性，做父母的，除了劝说疏导以外，又能怎么样呢？

其实，在这样一个男女比例失调的国度，那些自身条件比较优越的女孩子，根本不存在剩女这一说。这些条件优越的所谓“剩女”，并不是无人追求无人爱恋被“剩”了下来，而是她们坚持自己的恋爱择偶标准，并且始终如一地在茫茫人海中寻寻觅觅，最终自己把自己推到“圣(剩)女”的位置上。平心而论，这些剩女们并不都是心高气傲，不食人间烟火，关键是一些人对她们不甚了解，从而对她们持有一定的偏见。

剩女现象既有一定的社会原因，也有剩女们自身的个人原因。古代为什么没有剩女一说，是因为古人在婚姻方面一直奉行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。女孩子年方二八，就有媒人上门提亲，双方父母同意后，婚姻就大功告成。女孩子根本就没有决定自己恋爱婚姻终身大事的自由和权利。这样的婚姻制度，不会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剩女。

古代男女谈婚论嫁讲究所谓的“门当户对”，这种婚姻观并不是一点积极意义都没有。某种程度上，这种观点为现代剩女们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。当今剩女们择偶的标准，基本上都是“白富美”选择“高富帅”，有哪一个会放弃“高富帅”而选择“矮穷丑”为自己的心上人呢？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倒是非常理解那位颜值高、薪酬高的海归“白富美”的铿锵誓言：将绝不低就进行到底！

◇流水人生

## 剩女的誓言

侯歌



一位已经36岁的大龄剩女，最近与父母闹起了严重的别扭。

疫情蔓延期间，剩女难得宅在家里，她的父母便抓住这个机会，和她进行了交流、沟通。父母劝她说，虽然你从美国留学归来，是“海归”，有着让人羡慕的外资企业背景，薪酬高，颜值高，但毕竟岁月不饶人，青春易逝，红颜易老，趁现在年龄还不算太大，抓紧谈一个，千万不要再挑来挑去，高不成低不就。

剩女微笑着，不疾不徐地说，“自己身上事，无须父母催”，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终身大事，绝对不能马虎草率，委曲求全，如果没有遇

到合适的，宁可继续剩下去，也不能降低标准，否则会痛苦一辈子的。父母苦口婆心，一再劝说女儿要从现实出发，不能好高骛远，更不能这山看着那山高。那些有权有钱有学历有气质的帅哥，往往不一定靠谱。那些人品好，性格好，有才干，有能力，即使长得一般、家境差一点的人，也可以考虑。

剩女不再说话。她是个很有思想很有主见的女孩子，不管父母怎么劝说，在恋爱这个重大问题上，她必须要按照自己的意愿，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选择意中人。虽然自己年龄已经不小，但婚姻缘分还没到。她相